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 第五回 俏宮娥戲誇金盞草 武太后怒貶牡丹花

話說太監把炭火預備，上林苑牡丹二千株轉眼間已用炭火炙了一半；群芳圃也是如此。上官婉兒向公主輕輕笑道：「此時只覺四處焦香撲鼻，倒也別有風味。向來公主最喜賞花，可曾聞過這樣異香麼？」公主也輕輕笑道：「據我看來今日不獨賞花，還炮製藥料哩。」上官婉兒道：「請教公主，是何藥料？」公主笑道：「好好牡丹，不去澆灌，卻用火炙，豈非六味丸用的炙丹皮麼！」上官婉兒笑道：「少刻再把所餘二千株也都炙枯，將來倒可開個丹皮藥材店哩。向來俗傳有擊鼓催花之說。今主上催花，與眾不同，純用火攻，可謂霸王風月了。」公主道：「聞得向來你將各花有『□二師』、『□二友』、『□二婢』之稱，不知何意？此時主上正在指撥宮人炮制牡丹，趁此無事，何不將師、友、婢的寓意談談呢？」上官婉兒道：「這是奴婢偶爾遊戲，倘說的不是，公主莫要發笑，所謂師者，即如牡丹、蘭花、梅花、菊花、桂花、蓮花、芍藥、海棠、水仙、臘梅、杜鵑、玉蘭之類，或古香自異，或國色無雙，此□二種，品列上等；當其開時，雖亦玩賞，然對此態濃意遠，骨重香嚴，每覺肅然起敬，不啻事之如師，因而叫作『□二師』。他如珠蘭、茉莉、瑞香、紫薇、山茶、碧桃、玫瑰、丁香、桃花、杏花、石榴、月季之類，或風流自賞，或清芬宜人，此□二種，品列中等；當其開時，憑欄拈韻，相顧把杯，不獨藹然可親，真可把袂共話，亞似投契良朋，因此呼之為『友』。至如鳳仙、薔薇、梨花、李花、木香、芙蓉、藍菊、梔子、繡球、罌粟、秋海棠、夜來香之類，或嫣紅膩翠，或送媚含情，此□二種，品列下等；然其開時，不但心存愛憎，並且意涉褻狎，消閑娛目，宛如解事小鬟一般，故呼之為『婢』。惟此三□六種，可師，可友，可婢。其餘品類雖多，或產一隅之區，見者甚少；或乏香豔之致，別無可觀。故奴婢悉皆不取。」

公主道：「你把三□六花，借師、友、婢之意，分為上、中、下三等，固因各花品類，與之區別。據我看來，其中似有愛憎之偏。即如芙蓉應列於友，反列於婢；月季應列於婢，反列於友，豈不教芙蓉抱屈麼？」上官婉兒道：「芙蓉生成媚態嬌姿，外雖好看，奈朝開暮落，其性無常，如此之類，豈可與友？至月季之色雖稍遜芙蓉，但四時常開，其性最長，如何不是好友？」

正在談論，已交巳初。只見宮人紛紛來報，此處同群芳圃牡丹，俱已放葉含苞，頃刻就要開花了。武后道：「原來他也曉得朕的炮制利害！既如此，權且施恩，把火撤去。」宮人遵旨，撤去火盆。霎時各處牡丹大放。連那炭火炙枯的，也都照常開花。如今世上所傳的枯枝牡丹，淮南卞倉最多。無論何時，將其枝梗摘下，放入火內，如乾柴一般，登時就可燒著。這個異種，大約就是武則天留的「甘棠遺愛」。

當時武后見牡丹已放，怒氣雖消，心中究竟不快，因下一道御旨道：「昨朕賞雪，偶爾高興，欲赴上苑賞花，曾降敕旨，令百花於來晨黎明齊放，以供玩賞。牡丹乃花中之王，理應遵旨先放。今開在群花之後，明係玩誤。本應盡絕其種。姑念素列藥品，尚屬有用之材，著貶去洛陽。所有大內牡丹四千株，俟朕宴過群臣，即命兵部派人解赴洛陽，著該處節度使章更，每歲委員採貢丹皮若干石，以備藥料之用。」此旨下過，後來紛紛解往，日漸滋生，所以天下牡丹，至今惟有洛陽最盛。

武后又命司花太監，將上林苑、群芳圃所開各花，細細查點，共計若干種開單呈覽。其中如有外域及各處所貢者，亦皆一一載明。太監領旨，登時查明共九□九種，把名目開列清單呈上。武后見各花開的如許之多，頗有喜色，把單子遞給公主觀看。因向上官婉兒笑道：「你向有才女之名，最是博古通今，可曾見過靈芝、鐵樹均在殘冬開花？那洛如、青囊、瑞聖、曼陀羅各花來歷，可都曉得麼？」上官婉兒奏道：「臣婢向聞靈芝產自名山，乃神仙所服。因其每歲三花，又名『三秀』。雖前古聖明之世，亦屬罕有。今不獨芬芳大放，並有五色之異。至鐵樹開花，尤屬罕見。相傳每逢丁卯年，或可一放，今係甲申，更非其時。不意竟於寒冬，與靈芝一齊吐豔，實為國家嘉祥。洛如花，據古人傳說，其種即不易得，其花尤為少見，惟國有文人，始能放花。青囊花，按史鑿本出契丹。其詳雖不可考，然以『青囊』二字言之，據《晉書》，當日郭公曾得青囊之秘，象屬文明。今同洛如一並開放，必主人文輔佐聖明之兆。他如瑞聖花，一經開放，必經九月之久，象主國祚永長。曼陀羅花，當日世尊說法，上天雨之，象主西方寧謐。以上各花，皆為希世之寶，今俱遵旨立時齊放，真是主上洪福齊天所致，可謂亙古未有盛事，亦是千秋一段佳話。」

公主道：「今觀洛如、青囊所放之花，不獨鮮豔冠於群芳，而且枝多連理，花皆並蒂。以陰陽、奇偶而論，連理、並蒂為雙，屬陰；陰為女象。適才上官婉兒所奏洛如、青囊主文，以臣女所見，連理、並蒂主女。據這景象，將來必主聖上廣得閨才之兆。蓋聖上既奉天運承了大統，天下閨中，自應廣育英才，以為輔弼，亦如古之八元、八愷，風雲際會。所以草木有知，也都預為呈兆。臣等叨蒙聖上洪福，恭逢其盛，不勝歡欣頌禱！」於是率領眾宮人山呼叩賀。

武后聽罷，不覺大悅道：「此雖上天垂象，但朕何德何能，豈敢妄冀巾幗中有八元，八愷之盛。倘得一二良才，共理朝綱，得備顧問，心願也就足了。」於是吩咐宮人，即與眾花掛紅。並降敕旨，封洛如花為「文運女史」，青囊花為「文化女史」。又命太監制金牌二面，一鑄「文運女史」，一鑄「文化女史」，登時制就，掛於洛如、青囊之上。誰知各花一經掛紅，開的更覺鮮豔。那洛如、青囊掛了金牌，尤其茂盛，不獨並蒂，並從花心又出一花。

武后越看越愛，不覺喜笑顏開道：「此時洛如、青囊二花經朕封為女史，莫不蒂中結蒂，花中套花，真是雙雙吐豔，兩兩爭妍。若以奇偶而論其為坤象無疑。公主所言閨才之兆，實非無因。但向來兩花並放，謂之並蒂。至花心又出一花，卻最罕見，歷來亦無其名。若據形狀，宛然子伏母懷，似宜呼為『懷中抱子』。現在各花將及百種，至並蒂以及懷中抱子，只得洛如、青囊二種。今特降旨：『眾花中如再開有並蒂或懷中抱子者，即賜金牌一面，並賞御酒三杯。』」說罷，將旨寫了，隨即張掛。

卻也作怪，不多時，各花中竟有□餘種開出並蒂，至懷中抱子，雖有數種，內中惟石榴最盛。武后即命宮人各賞金牌，並奠御酒。

公主道：「臣女向在上苑遊玩，石榴甚少。今歲忽有數百株之多，不獨五色備具，並有花心另挺枝葉，復又生出懷中抱子。奇奇幻幻，奪盡造物之巧。如此異種，不知從何而來？」武后道：「此處石榴，乃朕特命隴右節度使史逸從西域採辦來的。據說此花顏色種類既多不同，並有夏秋常開者。此時不但開出異色，且多懷中抱子。世俗本有榴開見子之說，今又開出懷中抱子，多子之象，無過於此。宜封為『多子麗人』。朕見此花，偶然想起姪兒武八思，年已四旬，尚無子息。昨朕派往東海郡鎮防海口，何不將此送去，以為姪兒得子之兆？」

於是吩咐太監，俟宴過群臣，即將石榴二百株，傳諭兵部，解交武八王爺查收。——此花後來送至東海郡，附近流傳，莫不保護。所以流陽地方，至今仍有異種，並有一株而開五色者。每花一盆，非數□金不可得，真可甲於天下。

武后正在吩咐，只見宮人奏道：「現在查點各處牡丹，除解洛陽四千株，仍餘四百株。應裁何處，請旨定奪。」武后道：「所有大內牡丹，俟宴賞後，毋許留存一株。這樣喪心負恩，豈可仍留於此！所餘四百株，朕聞淮南節度使文隱昨在劍南剿滅倭寇，頗為出力，現在積勞成疾。聞彼處牡丹甚少，可將此花賜給文隱，令其玩花養病，以示朕軫念勞臣之意。」宮人領旨。武后又到群芳圃看了一通，吩咐擺宴與公主賞花飲酒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